

复唐廷枢 光绪二年闰五月下旬^①

奉二十日赐函，辱蒙缕示种种。就谂台从将赴鄂渚，惟星槎载福，备叶颂私。榕垣洪水为灾，承仁人输粟济之，已溺已饥之念，蒸被无涯。生长是邦者，能勿率白叟黄童，同声顶祝耶？日军门请其先赴津门，俟谒伯相商定后，有暇再来金陵一谈。勿先行枉顾，致稽时日。祇请勋安，兼达谢忱。诸唯朗察。

^①日意格自欧洲回，在五月十二日。信称“奉二十日赐函”，沈葆桢复信也当在下旬。

复冯焌光 光绪二年闰五月下旬^①

使来，读二十日手教，备纫一是。急脉缓受一节，总署总不放心。唐景星来信，谓赫德已于十九日到沪。厘务大有不堪设想者。倾天下大局，以赔补一隅之案，彼尚以为不足，奈何！奈何！江南轮船，不敷调遣，长江尤不可无。弟商诸雨帅，适闽中方苦养船之不支，以为必如所请。乃威使南来，申江谣言四达，而闽中遂靳之。似外海水师之议，断不容缓。而饷源愈匮，虽智者不能为无米之炊。天下事从何措手乎？半税抵厘，不啻一可当百。二赤撮合，势在垂成。恃吾辈三寸之舌，极知无济。然安危所系，不能不力争。弟于会计事，全未窥见要领，惟执事费全神以操纵之。幸甚。

^①赫德于闰五月十九日动身赴沪，廿四日到上海。冯焌光二十日来信，沈葆桢复信当在下旬。

复冯焌光 光绪二年闰五月下旬^①

再，威使明知赫德南来，不患无转身地步。所以愿弟赴沪者，不过多一人撮合，可望多一事迁就，即多占一份便宜耳。其又若迎若距（拒）者，则图议定复翻，将外间所